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蘇過詩文編年箋注

上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過詩文編年箋注

上冊

〔宋〕蘇過撰
舒星校補
蔣宗許等注
舒大剛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蘇過詩文編年箋注/(宋)蘇過撰;舒星校補;蔣宗許,舒大剛等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12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08948-6

I.蘇… II.①蘇…②舒…③蔣…④舒 III.①宋詩-詩集
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宋代 IV.I214.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33788 號

責任編輯:李天飛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過詩文編年箋注

(全三冊)

[宋]蘇過撰

舒星校補

蔣宗許 舒大剛等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7 印張·7 插頁·889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128.00 元

ISBN 978-7-101-08948-6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巴蜀全書」(10@ZH005)系列成果
本書爲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川宣 2012·110 號)系列成果
四川大學「九八五」工程三期「區域歷史與民族研究」創新基地成果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贈

遠夫 眉山蘇過

忠獻活邦國名與崧岱
尊淒涼幾年後贈印
王其門

遠夫天下士秀氣鍾璵
璠從來萬夫傑不產三

家村

公其往繼之要使風流存



《三希堂法帖》刻蘇過手迹(一)

過叩頭稽顙

奉言論領仰曾劉晚來

觀舍何如適有以惠廬山茶輒分

兩器不知可啜否并建茗一二品

漫納言不罪浚瀾不一過叩頭上

賤孫仙尉閣下

十七日

告借一日直勾木匠嚴九

者欲令修少生活明早至

幸甚



《三希堂法帖》刻蘇過手迹(二)

前言

《蘇過詩文編年箋注》是我們對宋人蘇過著作的全新整理。

蘇過其人其文，恐怕即或是專門從事宋代文學研究或教學者，十之五六未必有多少瞭解，更不要說是一般讀者了。然而，蘇過的感人孝行及其著作的自身價值卻決定了它應該也不至于湮沒。清吳長元有詩云「人誦高名瓊海外，天留遺稿玉函中」（《校錄（斜川集）寄鮑以文》），是有道理的。大凡認真審視過蘇過作品者，想來都會有這樣的感慨：如不對其進行整理研究，讓更多的人瞭解蘇過其人其文其詩，從大處論，是中國文學研究的遺憾；從小處說，則是宋代文學研究的遺憾，三蘇研究的遺憾。我們整理研究的主要動機，也就是試圖通過我們的努力最大限度地彌補這種遺憾。如果套用近年來比較時髦的說法，也許可以說是希望填補宋代文學研究的一塊空白吧。

本課題有幸列入四川省建國以來資助力度最大的社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巴蜀全書》之中，且《蘇過詩文編年箋注》又定為這一大型項目第一批推出的成果，

這對我們的研究整理可謂是莫大的動力。

蘇過，字叔黨，蘇軾幼子。蘇軾凡三子（在黃州朝雲所生遯兒夭折，通常不計），長蘇邁，原配王弗所生，次蘇迨、幼子過，爲繼室王閏之所生。蘇軾諸子生長在這個一門三大家（祖父蘇洵、叔父蘇轍與蘇軾佔「唐宋八大家」三家）的環境裏，幸運和不幸一胎孿生。幸運的是，良冶良弓，勢所必然，家庭的文化氛圍，一代文宗祖父的遺風，父親、叔父的過庭之訓，哺育着他們成長，也就無怪乎弟兄三人「俱善爲文」（《宋史·蘇軾傳》）。不幸的是，儘管蘇過弟兄都有頗高的文學成就，然而父祖輩日月般的奪目光輝蔭蔽了他們的才華，人們的視覺很難瞥見幾束燭火的光亮。緣此，他們的著作在時空的隧道裏漸次散佚模糊，「俱善爲文」的評價也只是默默地寢息在塵封的史冊中了。

比較起來，蘇過比兩位兄長相對幸運一些，其原因是蘇過長期隨侍於蘇軾左右，得父親薰陶爲多，其文學成就也就高于兩位兄長。再加上蘇過感人的孝行稱譽于當時，流芳于後世。所以，慳吝的史筆單獨給他的兩位哥哥只有「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關於仕履的兩句話，而蘇過則獨享一篇首尾完整附傳的殊榮。傳雖然簡約，但到底還是給我們留下了既有粗略行蹤，也有涉及其文學成就以及其品行

的一段文字：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于常州，過葬軾汝州郊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鄆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宋史·蘇軾傳》附）

寒暑代謝，時過境遷，後人在研索三蘇之餘，愛屋及烏，三蘇的後代自然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如上所說，蘇過本身成就高過乃兄，其孝行又感人至深，當然更多地吸引了學人的眼球，于是有筆記雜著的零珪斷璧、方志逸史掇拾的軼聞趣事，其作品自宋後雖或存或亡，但依然若隱若現地在人間傳誦着。再加如上史臣的褒揚，文士的題咏，終至于使醉心風雅的四庫館臣對蘇過的著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斜川集》的輯佚成帙也就應運而生。

了。上述種種，使我們對他文集的整理因之而成爲可能，蘇過的人生經歷、文學成就也才透過歷史的霧障終而逐漸清晰起來。

一 蘇過的人生軌跡

蘇過的前半生，說與蘇軾的命運息息相關尚不能以盡其貼切，庶幾可以用形影相弔來形容。我們知道，蘇軾一生懷才抱志，大有致君舜堯、平治天下的宏願，然而時運多舛，命與仇謀，雖有短暫的得意輝煌，但伴隨着他的則是長期的貶謫飄零。多次似也有「死灰復然」的契機，但轉瞬之間即被「溺之」。（《史記·韓長孺列傳》：「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蘇過的人生不幸繫在蘇軾百孔千瘡的政治航船上，顛簸于宦海的驚濤駭浪之中。

蘇過的生命旅程，大致可以分爲如下的三個階段：二十二歲之前，隨蘇軾宦游南北。我們知道，蘇軾一步入仕途，很快就淪入了朝廷大臣間的爾虞我詐，新舊兩黨此起彼落的泥淖中，很少有消停寧帖的時候，蘇軾《定州到任謝表》悽楚地傾訴了這種無奈和尷尬：

伏念臣一去闕庭，三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蠢自不安位。

不難想見，一個企圖致君于堯舜，救民于倒懸的直臣還可能有什麼作爲！而蘇過正是在如此險惡的政治背景下長大成人的。熙寧五年（一〇七二），蘇過生于杭州，八歲之前，分別在杭州、徐州、湖州度過。元豐二年（一〇七九），蘇過八歲時，蘇軾險遭滅頂之災，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烏臺詩案。蘇軾的政敵們必欲置蘇軾于死地，一時朝野駭然。蘇轍手足情深，上書願以己之官職爲兄抵罪；大臣吳充、王安禮等紛紛爲蘇軾說情，吳充趁宋神宗問及曹操之事，借題發揮曰：「陛下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時爲尚書右丞的王安石之弟王安禮案發後向神宗進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論罪人。蘇軾自恃才高，一旦示法，恐後世以爲不能容人。願陛下寬大爲懷。」加之太后緩頰，「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的巧妙婉救（「舊傳元豐間，朝廷以群言論公，獨神廟惜其才不忍殺，丞相王文公曰：『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當時讞議以公一言而決。」出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四九），蘇軾總算保住了性命。試想，童年經歷「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的場景（《東坡志林

《隱逸》），該是何等的刻骨銘心！也正因為這樣的經歷，對於蘇過的世界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使得蘇過對功名利祿有自己不同的解讀，的確如晚年所寫的「一從畏軒冕，意遂甘泥塗」（《次韻趙承之留別》）。父祖輩年青時那種積極用世，鳳舉鵬飛的昂揚，在蘇過的詩文中了無蹤影，代之而反映折射出的是恬淡謙沖，甚至可以說是超越了年齡的消極頹唐：「丘壑從茲逝，軒裳豈足留。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題鬱孤臺》）「是身如傳舍，富貴等過客。」（《用韋蘇州寄全椒道士韻贈羅浮鄧道士》）「人生一飯飽，安用家萬石。百年過隙爾，朝不及謀夕。」（同上）馬援族弟馬少游「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的人生坐標時為蘇過津津樂道，其詩文中明引暗用這個故實竟有十餘次之多。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蘇過隨父仕宦南北的二十多年基本上奠定了蘇過的人生價值取向和詩文的藝術風格。

蘇過人生的第二個階段，是二十三歲到三十歲期間，隨蘇軾貶遷嶺南、海南直到遇赦北歸而病逝于常州。

紹聖元年（一〇九四）四月，呂惠卿等攻擊蘇軾為翰林學士掌制命時譏訕神宗，于是落職知英州（治所在今廣東英德）。六月，來之邵等疏論蘇軾詆斥先朝，詔謫惠州。制書

措辭之嚴峻，令人不寒而栗：

敕具位軾，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闕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縉紳共恥。尚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某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辯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憖？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而今，廣東是「孔雀南飛」的所在，但至少在宋元以前，那可是讓人談之色變的死地，因而也就成了罪臣的流放瘴鄉。大凡遠貶嶺南的人，誰能不爲之傷心欲絕？宋之問《題大庾嶺北驛》：「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悽惶之至。韓愈能入亂軍宣慰而氣不少衰，貶潮陽，輒不免傷心悲感：「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遷藍關示侄孫湘》）南宋的趙鼎，立朝嚴正，巍然一丈夫，死前自題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而

在其過嶺時亦不免「悲憂出涕」（陸游《跋李莊簡公家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縱然曠達如蘇軾，詔書初下，便已作了最壞的打算，「獨與幼子過及老雲並二老婢共吾過嶺」（《與陳季常第十六簡》）。那生離死別的場景，我們可以從蘇過《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詩中情景可見一斑：「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昔與仲別，秦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伯兄陽羨來，萬里踰煙嶠。未溫白鶴席，已餞羅浮曉。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繞。」蘇軾明知是「死地」，卻將蘇過單獨帶往，這恐怕不能簡單地照傳統的說法「皇帝愛長子，百姓愛幺兒」去理解。遠貶嶺外，精神上的巨大打擊，瘡痍蠻荒的惡劣環境，已屆花甲的年齡，這使得蘇軾內心之淒苦與他人並無二致，「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月初入贛過惶恐灘》）。這時蘇軾需要的是精神的拐杖，心靈的契合。雖然，我們無法推知貶謫惠州之前蘇軾與幼子過的情感，但是，從他獨攜朝雲過嶺便可窺見端倪：「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梁谿漫志》卷四《侍兒對東坡語》）朝雲如是，蘇過想亦如此。當然，

也不排除蘇軾覺得蘇過更可堪造就的成份在內。

在惠州，父子相濡以沫，遠離了朝廷的爾虞我詐，朋友親眷的送往勞來，除了生活初始時頗爲艱難些外，精神上則相對閑適寧靜。因而，蘇軾有的是時間和蘇過一起游山玩水，唱和賦詩。耳提面命，磨礪砥礪，點鐵成金，促使蘇過的創作產生了質的飛躍。其享譽當時，膾炙後世的《颶風賦》、《思子臺賦》都是在這一段時間內完成的。而這些作品，往往是蘇軾「命過繼作」的（《思子臺賦》蘇軾序）。

在惠州，本來生性曠達的蘇軾很快融入了嶺南的氛圍，「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蜚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東坡先生墓誌銘》）。除少數政敵的鷹犬外，周邊的官吏大多仰慕蘇軾的才華人品，總是給予儘可能的寬容優待，朋友饋贈或食品或藥物絡繹不絕，土人親愛，時時奉獻當地特產，親戚門生弟子遠來存問。于是蘇軾的心境豁然開朗，寫下了不少恬淡愜意的詩歌，如人們耳熟能詳的絕句：「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如《縱筆》：「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牀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既而在白鶴峰

下築室闢場，打算終老于惠。

然而，好景不長，稱得上蘇軾紅顏知己的侍妾朝雲不久病逝于惠州，蘇軾的老境更覺單子；而當蘇軾那些看似超然的歌詩傳到京都的執政那裏，竟然引起了政敵的強烈反感。于是乎，惡毒而戲謔似的貶謫接踵而來，蘇子瞻貶「儋州」，蘇子由貶「雷州」，黃魯直貶「宜州」（取其末字之形，《鶴林玉露》丙集卷五《蘇黃遷謫》）。

紹聖四年（一〇九七）四月十七日，蘇軾得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告命。蘇軾時年已六十二歲，蘇過二十六歲。到海南，第一道生死關便是渡海的行程，那可謂九死一生。這，我們可以通過蘇過《送人泛海北歸兼寄諸兄弟》以見其可怖：「冥冥天水吞爲一，夜依北斗占南北。危樓時吐蛟蜃氣，半山忽隱長鯨脊。起看檣頭雉尾轉，一帆千里日未足。此身何止輕鴻毛，到家始覺是真肉。怪君胡爲冒此險，象犀珠玉非所役。」蘇軾《到昌化軍謝表》更可見當時生離死別情狀：「臣孤老無託，瘡癘交攻，子孫慟哭于江邊，已爲死別；魑魅往迎于海上，寧許生還？」至于當時海南的生活狀況，我們且看蘇軾《與程秀才第一簡》：「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大率皆無」，也就是需

要什麼沒有什麼。此時的蘇軾，比起惠州更是苦不堪言，客觀條件惡劣如此，身邊又沒有朝雲的奉侍，只有蘇過一人周旋左右，蘇過「介隱惟偕母，龐團獨侍公」（《己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有懷惠許兄弟》）的淒惋令人酸鼻。而蘇過「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這需要何等的堅韌和勇氣！我們知道，蘇軾是美食家，在飲食方面一向考究，「大率皆無」的條件真是難壞了蘇過。爲了老父能多吃一點東西，此時的蘇過簡直絞盡腦汁，化身爲一個富有創意的廚師，有蘇軾詩爲證：《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香似龍涎仍醞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蠶餽，輕比東坡玉糝羹。」透過詩句，東坡先生鼓腹掀髯而吟哦之狀呼之欲出。類似的如釀酒、種藥時見于父子的詩文中，不便一一觀縷。

當然，這些只是蘇過爲父親生活起居而恪盡人子之孝的感人情景，研究者多有人言及。在這裏我們特別要提到的也是人們容易忽略的，是蘇過在詩文中表現出的對父親的那份摯愛，那煞費苦心的孝行。古人所謂孝養，有兩種，一是通常的庶民百姓的「養口體」，一是孝的最高境界即「養志」。養口體是讓父母飲食上得到滿足，養志則是當子女的順適父母之意，不負父母的期望，使父母精神上覺得愉悅。而二者往往難以得兼。蘇過